

<<桥上的孩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桥上的孩子>>

13位ISBN编号：9787513304986

10位ISBN编号：751330498X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新星出版社

作者：陈雪

页数：192

字数：1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桥上的孩子>>

### 内容概要

陈雪，台湾都市文学代表作家之一。  
早期以性别议题、情欲描写而广受讨论和瞩目，之后不断拓展创作维度，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创伤，主题和写法上都有所突破，备受关注和好评。

本书是作者首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也是她的转型之作和代表之作。  
作品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坎坷困顿的成长岁月和彷徨失措的经验，灌注了作者的自身经历与情感。揭开旧伤疤，直面个体遭遇情感伤痕的过程，既是对过往的回顾与告别，亦是一次对生命的重整，具有疗愈人心的力量，能引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

你的字变成一座桥，一个字一个字穿过我的眼睛。  
每个字都带着一个秘密，打通了我和你的记忆，在记忆最深的海上，洒下雨一般纷纷的亮光。

我在桥的这一端，你在桥的那一头。  
来回着，往返着，似乎从来没有离开也不曾消失。  
爱情就在这往返来回之间逐渐成形。  
你从桥那头走过来，我从桥这边走过去。  
我们在桥的中央停住。  
看见了对方。

是的就是这里。  
走过喧闹走过孤寂走过悲伤走过想象。  
走过午后走过黄昏走过深夜走过清晨。  
穿梭的步履吟唱成一首绵长的歌谣，那紧紧拥抱着的两个孩子，从相遇的时刻就决心要守护着彼此。

就在这桥上。

## <<桥上的孩子>>

### 作者简介

陈雪，台湾著名作家。

1970年生于台中，1993年毕业于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

1995年出版首部作品《恶女书》，以性别议题、情欲描写而广受讨论，备受文坛瞩目；此后不断拓展创作维度，作品呈现出丰富的样貌，其中多以中下阶层蓝领、“同志”、精神障碍者、社会边缘人等小人物为主人公，生动捕捉日常生活的细节，刻画潜藏其中的情感暗流，传达出个体的苦闷与呐喊，独具一种悲悯而感人的气息。

截至目前，已出版五部长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两部散文作品。

家庭、家人间的关系以及流动于其中的情感创伤是陈雪关注的重要主题，集中表现在《桥上的孩子》《陈春天》《附魔者》这三部小说中。

其中，《桥上的孩子》获得2004年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奖；《附魔者》入围2009年台湾长篇小说金典奖，2010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小说类年度图书，以及第三十四届金鼎奖。

<<桥上的孩子>>

书籍目录

- 之一 桥上的孩子
- 之二 一个人去看电影
- 之三 卖时间
- 之四 带我去远方
- 之五 云的独角兽
- 后记

## &lt;&lt;桥上的孩子&gt;&gt;

## 章节摘录

之一 桥上的孩子 忙碌而嘈杂的闹市里，一手拿着红白塑胶袋一手拼命把客人递过来的货物包装起来，一手收钱一手找钱，时而跟客人讨价还价，时而留心有没有人趁乱偷东西，还要注意远方有没有警察来取缔的买卖过程里，女孩很小就学会了将自己随时抽离所处环境的本事。她有时跳跃进人群里化身成那些青春洋溢衣着漂亮的女孩仿佛是在逛街买东西，有时她混进和乐的家庭里变成爸爸妈妈牵着抱着的小孩，兴致勃勃地要买这买那吃着棒冰糖果不断地撒娇，有时她远远逃离这纷乱的闹市进入一个非常安静广大的神秘古堡，在那儿她成为忧郁而孤独的公主在等待骑着白马前来营救的王子，有时她是只轻快伶俐的小鸟飞入森林唱歌跳舞，有时又成为海里遨游的小鱼，她飞到这桥的上方接近天空盘腿坐在云端向下俯瞰，可以将她脚下的世界看得非常清楚。这桥不到两百公尺的长度，连接着两条热闹街道。

因为桥上都盖满木造违章建筑，得绕到这些屋子后头才看得到桥下的河水，她很喜欢趁着买东西的空档偷偷溜进这些在她眼中看来非常不可思议地从河中伸出几根大木头支柱撑起、好像水里长出的蘑菇之类的屋子。

她认识的几个孩子就住在这种房屋里，清一色的这些屋子都非常简陋，大大小小的合板拼拼凑凑地隔成房间客厅厨房厕所，一大家子就挤在这屋里，肮脏腥臭的气味从河里飘进屋内，家里的废水垃圾秽物也是直接排进河里，经常可以看见男人或是小男孩打开后门拉下裤裆拉链掏出性器对着河水撒尿。因为两岸被这样的屋子占满，于是这几乎不是一座桥而只是这条街道中间比较狭窄的部分，那个时候丰原的闹区还未因麦当劳的进驻而转移到中正路，而是分散在三民路、庙东、复兴路这几个区块，她跟父母所营生的摊子就在复兴路这儿，桥边有条“竹筒巷”非常著名，竹筒巷里卖着南北杂货、糖果零食、衣服鞋袜，店面都非常小，一条几百公尺的狭小巷子挤了上百家小店，年节时客人多到常有人被挤得大呼小叫，她常被父母差遣到这儿来换零钱买东西，那充满了各种食物什货的狭窄巷弄总是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氛围。

竹筒巷在她高一暑假被一把无名大火全部烧毁，现在变成公共停车场，连带旁边她经常推小车去卖东西的菜市场，一并都被征收了。

女孩的父母在这条路上营生，从卖盗版录音带跑警察的流动摊贩开始，后来转卖过工厂倒闭廉价收购来的布鞋球鞋网球拍，卖过各式各样四处找来的倒店货，最后开始租一个固定地点卖女装。那个地方原本是隔壁舶来品店旁边的车库门口，一开始在父亲自己拼装的三轮车后的平台上摆放堆积几公尺高的衣服，女孩经常被淹没在衣服里假装自己在游泳，后来车子平台不够大，就用铁架铺上几张三合板做成更大的台子，让客人可以围绕着这平台挑选衣服，女孩跟父母都站在台上俯视着汹涌的人潮，之后房东拆掉车库盖了简陋的铁皮屋出租，他们就跟另一个卖皮鞋的伯伯合租了那小店。虽说是店面，但因为非常简陋只能算是加盖的摊子，他们的摊子以廉价的衣服，微薄的利润，加上比常人更疯狂的买卖方式闻名于这夜市，他们称作“武场”，得扯着嗓子大声叫卖，像拍卖大会似的，他们的摊子生意非常好，几年后房东将铁皮屋改建成正式的店面，其实还是铁皮屋，但店面加高加大，房租立刻翻了几倍。

小学跟中学时期，因为长期的叫卖吆喝女孩经常都哑着嗓子，人们都忘记她原本的声音是什么了，因此女孩无法参加合唱团，其实女孩的声音非常好听，唱歌说话都该是甜美动人的，但那已经是只有梦里才会出现的声音了。

女孩的喉咙发不出她想象中的声音但她的脑中自有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女孩不需要日以继夜不断地吆喝“一件一百”、“三件两百”，女孩纤细的手指在空中书画舞动，无形的字迹，无声的歌曲，女孩很小就知道如何使自己脱离这所在的世界，那时她还不是一个小说家，但已经显现出那姿态，女孩的脑中充满了故事，想象与虚构是她存活下来的方式。

那天特别长。

推着行李车穿过人潮汹涌的机场大厅，到马航柜台托运行李确认机位，手续都办好之后是二十三日傍晚，跟前来送行的朋友一起吃过汉堡聊天笑闹，八点四十分进入候机楼，随着中途转机的、跟我一样从中正机场起飞的各种国籍种族肤色年龄的乘客鱼贯穿过封闭狭长的空桥，进入飞机内里，然后九点三十分飞机开始运转滑行升空，在昏睡与发呆的中间吃过两顿乏味的飞机餐，吞了胃药、镇定剂，喝

## &lt;&lt;桥上的孩子&gt;&gt;

过红酒，看了几部电影片段，昏迷几小时做了几个时空交错的梦，醒来后喝了咖啡、果汁，跟邻座的马来西亚女孩简短地聊天，拿出背包里的小说随意翻阅，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里我不知道多少次起来到走道上闲晃。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终于降落，空桥故障，耽误了一些时候才下飞机，忐忑地过海关，然后再推着行李车到入境大厅，没有戴手表也不知道经过了多久，还没看到天空，分不清时序的变换，身上只有薄薄的格子布连身背心裙感觉到冷，我推着行李车上坡道，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小东西，我在这儿呢！”

“我抬起头就看到你了。”

似乎比记忆中缩小了一号的你，你在信里说自己瘦了好几公斤，白底蓝色细条纹衬衫深蓝色长裤球鞋，头发理得短短的，远远就可以看得到你腼腆的笑容，真的是你，与我记忆里的那人依然相仿。

还是二十三日，还是傍晚，当然是因为时差的缘故，但我却觉得仿佛是做了一场梦，还在梦里就看见你了。

上了你的车，一路奔驰，沿途我不断握着你的手，太多话来不及说只有不停地笑，马路上疾驶的车辆伴随着逐渐下降的气温，突然听见收音机里播报着：“现在是洛杉矶时间下午六点半。”

“华人电台主持人说着标准的普通话，我在心里默念一遍，然后就笑了。”

原来我不在台湾，我在洛杉矶呢！

这是当然的，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中间时空的转换，环顾四周，高速公路上的路标都是英文字没错，旁边汽车里的驾驶员几乎都是白人。

我按下一个按键，传送，每天我都是这样将电子邮件传到你那儿，你几乎也立刻就收到那些信件，然后我的电话铃声响起，你的声音清晰地传来，我们存在的是这样一个世界，虽然相隔千里，却仿佛声息相闻，只要按下一个按键就可以将我输送到你身边。

我们断断续续说着话，你说带我去吃饭，我才吃过早餐现在竟要吃晚餐了。

然后你又表演单手开车，一手紧紧握住我，好像是刚要离开那天跟你一起到学校去的路上，为了擦拭我脸上的泪水，你忙碌地用左手一下转方向盘一下排挡，空出的右手一下抚摸我的脸一下握我的手，其实我根本没有离开对吧！

从那天开车到学校的路上我哭了之后你就把车掉头回家，在路上看见许多车辆跟我们相背远离，然后就到了此时，我们要一起去吃晚餐，中间这几个月仿佛并不存在。

许多个白天黑夜我抱着猫咪一字一句在那儿敲打键盘写下给你的信件，几百封电子邮件，你笑说如雪片飞来如大水滔滔的我的信，按着鼠标左键就可以快速浏览也可以全部取消的，那些过程，仿佛都消失了。

那些黑夜白天，两地相隔，八个小时的时差，仔细换算着时间，你是晚上十二点就是我这边的下午四点钟，不知道该说晚安还是早安，你总弄不清我吃饭了没，我几乎是要跟你说过电话才开始我的一天，错乱的时间，纷沓的记忆，消失在你熟悉的举动里。

我既不是在台湾也没有在洛杉矶，我既不曾搭上飞机也就没有下了飞机，不只是因为时差的缘故我总是觉得恍惚，当时我遗留了什么在你的屋里，此刻我又忘却了什么在台湾的机场，来去之间，意识不断膨胀浓缩，你忽远忽近忽而消失忽而出现，出境大厅与入境大厅、城市与城市、机场与机场、行李车与行李车，护照与签证，二十三日并非以情节串成也不照时间铺排，而是以相同符号不同文字的物件跟顺序相反的动作剪接拼贴而成。

梦境现实已没有界线，时间或加或减、延长或缩短，我乘着飞机到达你所在的城市，那一天非常漫长也无比简约。

就着床边昏暗落地灯的微光你抚摸着我的脸，被褥里弥漫着我们的气味，你说：“好像很熟悉但是不知道你，等待了那么久让我惊慌，快说点什么让我进入你的世界。”

“熟悉又陌生，对于世界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感觉，即使在你面前也是如此，写了那么多信讲了那么多电话，其实我们根本不熟对吧！”

我大概也不会跟谁真正地熟悉起来。

对你来说我只是个小女孩，没办法想象我如何写出那些离奇的故事，旁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都是个奇怪的女孩，苍老的灵魂装在孩童的身体里，三十岁的我应该算是女人了，但亲密的时候情人都把我

## &lt;&lt;桥上的孩子&gt;&gt;

当成一个孩子。

你也是这样看我的，喊我小妹妹、小东西，仿佛我真只是个孩子，那我就来说说桥上孩子的故事吧！在这个重逢的夜晚，说一个故事让这几个月的空白显得不那么可怕，这是个说故事的夜晚，不说那些写在书本里让人揣想我的性倾向政治态度私生活的奇情小说，说说我自己，我说你听听。

是十岁吧！

或者更小，那时爸妈在丰原复兴路的桥边摆摊卖录音带。

当然大多是盗版的，还没有激光唱片只有卡带，卡带分成大小两种，大的那种几乎跟录像带一般大小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小的当然就是现在我们还买得到的普通录音带。

我们用铁架当支柱搭起架子上头铺着木板大概两公尺长一公尺宽，木板上整齐铺着塑胶布上头堆堆叠叠摆了数不清的各式录音带，妈妈总是细心地把最畅销的、她自己喜欢的、刚上市的分门别类排好放在显眼的地方，爸爸则是任由带子乱成一团心想反正待会客人还不是会翻乱。

在一座桥的两端，爸爸在左手边，妈妈在右手边，各自摆着摊子，他们的摊子特色不同做生意的风格也是两样，中间隔着两百公尺距离，刚好可以收揽来自两端的人潮，一个不放过。

那时一九八一年左右，经济正在起飞，生意好做极了，我的工作推着塑胶小推车在桥上来回跑，帮忙补货招呼客人跑腿打杂顺便吆喝叫卖，爸爸说：“去跟妈妈拿十卷某某某的带子。”

“我就往右手边跑，气喘吁吁地来到妈妈这边，赶快把带子装到车里，妈妈又说：“去跟爸爸换零钱，十元五十元的都要，顺便买杯冬瓜茶给爸爸喝回来帮我带碗米粉汤。”

“于是我又飞快地推着独轮小车跑向左边。”

客人一多，把摊子围得水泄不通，我个子小要挤进这人潮里总得费几番工夫，尤其是手上又捧着一大杯冬瓜茶人一挤就怕茶给打翻了。

我还得小心看着免得有人趁乱偷东西，一双眼睛滴溜溜地拼命睁得又大又亮，有时得手脚伶俐地冲进冲出帮忙找钱包装什么的，最怕是有警察来了，我得先帮靠近警察这头的摊子收拾了，然后赶快跑着过去喊另一头的人：“警察来了。”

“沿路我这样大叫，桥上卖各种衣服杂货水果蔬菜小吃的人像遇到打劫的强盗似的闻风丧胆各自吆喝着赶紧收摊，聪明的客人会趁这时候杀价，总会杀到好低的价钱。

更坏的是趁这时候拿了东西就跑的人，有时候我会帮其他人去追这种赖账的歹客，追上了一把抓住那人衣服大叫：“付钱，拿了东西不付钱，小偷！”

“我死死抓住不放，嗓子又尖又亮，众人一围观，没有一次拿不到钱。”

于是我在那桥上非常出名，沿路吃吃喝喝经常都不用花钱，走到哪一摊都有阿姨叔叔喜欢捏着我的小脸说我乖，不然就把我带到他们小孩的面前夸耀：“你看人家小姊姊多乖，帮忙赚钱，而且会读书。”

“要不是我经常给这些小孩糖果吃，我一定成为大家的眼中钉。”

我不怕警察不怕小偷，就怕下雨。

下雨天做不成生意，大家都发愁，更怕的是原本好天气，生意做到半途才毫无预警地下起大雨，这时来个措手不及，人淋成落汤鸡不说，好好的货物都打湿，录音带这东西一淋雨就完了，虽然第二天我们总会把带子摊在顶楼阳台上晒，问题是，虽然可以听，但是包装上的广告纸一遇水都褪色肿胀根本不成样子，那些带子只能贱价出清，甚至免费送人。

一连几天都下雨，爸妈就吵架了。

这种事这条街上每户人家都会发生，可是我们家特别严重，因为家里背着债务，做不成生意，付不出利息，债主就会追到家里要钱，村子里大家就会议论纷纷指指点点，让人情绪怎样都好不起来。

我很小的时候就养成看天吃饭看天脸色的习惯，放暑假大家都乐，可是我一点也不快活，暑假台风多，刮完台风就下大雨，不然就是阴雨绵绵十几天不停，我每天望着天发呆，哪儿都去不了，面对着比天气还要阴沉的父母的脸，我只觉莫名地心慌。

我也怕过年，过年生意好，钞票像大水一样滚进来，爸妈腰前的布袋子里塞得鼓鼓胀胀好多钞票，可是太忙，忙得没时间吃饭睡觉，我跑得两腿发酸，嗓子都喊哑了。

大人好奇怪，生意不好发愁，生意太好发脾气，有时忙不过来爸妈也吵架，隔着两百公尺距离也能吵，妈怪爸什么货少补了客人都买不到，爸怪妈老是挑些自己喜欢听的也卖不出去钱少赚了多少钱，有时

## &lt;&lt;桥上的孩子&gt;&gt;

怪来怪去就怪我年纪小不能独自在街的另一头摆摊别人在那儿生意可好把我们客人抢走好多。虽然这些话都是靠我当传声筒，我也技巧性地尽量不传些情绪化的字眼，但到后来挨骂的大多是我。

我们家从来不开伙，天天吃自助餐面摊，有时超过吃饭时间根本找不到吃的，随便买点饼干面包就打发了。

我自小嘴刁难养，这么三餐不定的搞得更是面黄肌瘦，所以我这体质到了成年还是小孩子样，半点没女人味就是个发育不完全的黄毛丫头。

“既然从那么小就开始做生意赚钱，怎么你到现在还是一点现实感也没有？”

“你问我。”

听到“现实感”这三个字我几乎要笑出声来，你听我说这桥上孩子的故事听得好入神，眉头紧蹙好像真的看见那孩子瘦伶伶的身子怎样在人群里穿进穿出的，让人不知是心疼还是爱怜。

或许是因为很小就得为生活奔波，看尽人世艰难险恶，反而让我对金钱财富有种生理性的排斥，我当然也不是不知道钱的重要，但实际上我所做的每件事几乎都是跟钱过不去的。

更小的时候我很快乐。

爸爸在三伯家的木器工厂当木匠，妈妈则在附近工厂帮人煮饭，在家时就是做各种加工，车衣服缝雨伞做梳子反正什么都可以做，那个时代我们村子家家户户都在做这些加工，我还没上小学就会帮忙了，那时候也是穷，但是还有生活。

后来我小学三年级时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我们家欠下非常庞大的债务，之后全家人为了还债做了一切努力，妈妈独自到台中去上班，假日会回来帮忙做生意，爸爸带着我们三姊弟住神冈乡下，摊子设在丰原，就这么神冈丰原两地跑，我们三个孩子也是跟着父母做生意的场子四处奔波，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完全没有家庭生活可言。

因为随时都可能刮风下雨不能做生意，只要可以开张就要尽可能地赚钱，所以爸妈从来不休假，每天睁开眼睛就是赚钱，书也没办法认真念，星期六日、每个月十号二十五号领薪水的日子我都要到夜市帮忙。

要上中学那个暑假开始，我就独自推着小车到菜市场卖东西了，我卖过好多东西，录音带、布鞋、雨伞、童装、女装，反正大人要我卖什么我就卖。

那时年纪小不懂得害羞，在市场里没有租摊位，我就推着小车子在路中央找个地方叫卖起来，常常让附近的摊子主人赶来赶去，有时候我还会跟人吵架，看起来泼辣得很。

最怪的是我还卖过鱼，不知道爸爸去哪儿跟人批来的一大车吴郭鱼，我们三个在市场里分三处叫卖，一个早上全部卖光，剩下一些指头般大小的带回家，我还记得那天很难得地，爸爸用油锅炸了那些小鱼，我们全家精疲力竭地一边吃着香酥的小鱼，一边打瞌睡，不用说，吃完了还得赶到夜市去占位置。

那天晚上卖的是一双一百元的布鞋。

我老是在算钱，从用得脏兮兮的布袋里把钞票全部掏出来放在床上，一张一张依照面额分成几堆，堆好之后拿起来摊平在手心，叠好，然后开始算，我也学大人那样吐一口唾液在指头上比较容易推开粘黏的纸张，很希望可以像妈妈那样算得好快好快。

其实那时候钱对我根本没意义，因为也没什么机会使用，但是我看着那些红色绿色的纸钞就很开心，因为我知道这些是救命的家伙，有越多这种东西我们就能早日脱离苦海。

因为是跟地下钱庄借的钱，要还清谈何容易。

没日没夜那样拼命地卖东卖西省吃俭用，付的或许只是利息吧！

那些事其实我现在还不清楚。

中学三年级到丰原开了正式的店面之后，妈妈回来了，许多次也想鼓起勇气跟爸妈问个明白，但或许我们的家人没有谁愿意再碰触那段痛苦的回忆吧！

他们总是巧妙地转移话题，或者脸上浮现出“对不起我不太想谈这个”的受伤表情，于是我的疑惑一直在那儿。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的脸颊紧绷而疼痛，你或许看出来了吧！

三十的我，一直没停过工作，总是省吃俭用，到如今自己却没有存款。

“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 &lt;&lt;桥上的孩子&gt;&gt;

“我经常问我自己。

“你是跟钱有仇啊！”

“朋友总是这么说我，答案我当然知道，这事没办法跟别人解释清楚，所谓的悲剧就是这样吧！因为那个时候出了重大的错误，至此大家都在无止尽地付出代价。

我所拥有的只有一部笔记本电脑跟一些书本CD，别无其他，谁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总是不停地搬家，经常失踪，居无定所、朝不保夕，这种生活让朋友们都捏了一把冷汗。

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好说的呢？

说不清楚，某个部分可以说明，但到了一个地方就会有不可告人的曲折，我不回答你的问题，还是继续说故事吧！

我继续说着，你屏气凝神好像一个分神我就会消失。

看你专心的样子忍不住摸摸你的头发。

“会口渴吗？”

“你问我。”

我起身喝一杯水，仰头咕噜噜喝光。

“其实小时候我会做饭。”

“我说。”

“真的吗？”

“改天你也做给我吃。”

“看你一脸狐疑的样子。”

在那个乡下偏僻的村庄，假日就得去帮忙卖衣服，其他时候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功课生活当然都是丢三落四的。

妈妈已经离家，因为阿公阿妈的不谅解跟亲戚的恶意中伤，妈妈很少回到这个村庄，时常从台中搭车回丰原跟爸爸到处做生意，有时也会在深夜里溜回家里探望我跟弟弟妹妹，但大部分的时候，爸妈三天两头不在家住，有时忙起来半个月没回家也是常有的事，于是我得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好奇怪那时候我竟会煮饭做菜给他们吃。

说到这儿你笑了，一定想象不出我做的饭菜是什么滋味吧！

不过那时不同，我不做饭要弟妹吃什么呢？

为了生存，我的某些能力被激发出来，每天傍晚会有菜贩开着三轮车到各个村庄来，我就等着，听到“卖菜啊！”

的叫唤声，赶紧跑到村口等，跟一大群妇人欧巴桑一起围着那菜车挑挑选选，老实说我会做的就是那几样，炒几个鸡蛋，胡乱切点碎肉炒青菜，就是一顿饭，有时没钱，顿顿吃酱油蛋炒饭也是过日子，弟弟妹妹也乖，我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都吃得很香。

不过那时候三个小孩都是面色苍黄瘦弱不堪，有时住隔壁的阿妈阿公看不过去，会端几盘鱼肉来敲门，有时真的没钱了我就带着弟妹搭公交车四处去找爸爸妈妈要，那时候就可以到夜市菜市场大吃一顿，妈妈也会买新衣服给我们。

记忆中曾经出过差错，爸爸很久没有回家，而我身上的钱用光了，姊弟三人饿了好几天，阿妈拿了一些饭菜来敲门，唠叨地说了几句抱怨我妈的话，还是那样地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妈妈身上，说她把钱都拐回娘家，说她是个狐狸精不知跑到哪儿去风流快活了。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大叫着，跟阿妈吵了起来，不知道是因为好强还是什么，我突然一气之下把那饭菜都扔了，弟弟因为肚子饿一直哭闹着，我望着地上散落的食物，后悔不已。

那夜，饥肠辘辘。

无比漫长。

“然后呢？”

“你问我，我突然说不下去了，摇摇头想驱散其中让我疼痛的记忆，画面消失，那个孩子离开了。

“我好饿。”

## <<桥上的孩子>>

”揽住你的颈子吻了你，四下静悄，我的肚子发出好大的声响。

”做饭给你吃。

”你挣扎着起身。

我说：“开始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做的菜好吃。

”“把你养胖一点。

”你说。

初识的时候，是我自己主动要到你的屋子里住。

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已经在厨房忙了，说要做早餐给我吃，番茄炒蛋夹进墨西哥卷饼里，第三天早上你做番薯稀饭，多久没有吃到这种稀饭了，好怀念。

来这几天你都没办法做事了，我这糟糕的客人把主人弄得这般忙碌。

你在一旁做饭，我在餐桌旁看书，静静的晨光里，你正在煎荷包蛋，两只小狗跑到我脚边摩蹭着想要东西吃，熬好的稀饭在餐桌上散发番薯的暖香，你跟我说着早上看见电子报里台湾的消息，义愤填膺地在那儿评论时事，我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激进啊！

话没说完，突然我觉得跟你好熟悉，好像我已经在这屋里生活了很久，其实认识你才不过几天的时间，而我一向是最畏惧跟人亲密的，我正转动着这念头，你忽地回头看了我，然后我走到你身后抱住你

。

”好奇怪。

”我说。

”怎么了？

”你问我。

”觉得好像跟你一起生活很久了。

”我轻声地说，自己都觉得羞涩。

”刚刚我也有这种感觉。

好像长久以来每天早晨我们都是这样度过的，你在一旁看书，我在这儿做早饭。

”你翻动着锅铲，脸贴在你的背上，隔着厚厚的毛衣传来你的声音，听不真切，那只是错觉吧！我们突然安静了下来，锅子里的鸡蛋在热油里滋滋响动，好像听得见你的心跳，或许是我吞咽口水的声音。

一切声响都逐渐消融在炉火中。

吃完早饭坐在后院的藤椅上晒太阳，抽烟，一只松鼠从面前跑过，突然停住，两只前脚在地上拨弄着什么，原来是夹着一根小狗啃剩的骨头，高兴地抱着那骨头一溜烟跑了。

”你看那松鼠好好玩！

”我兴奋地叫着。

你正在晾衣服，回头看我。

”那只叫做威利，是我养的。

”一听就知道你瞎掰的，可我也不管，看见松鼠我还是挺乐的。

小时候我们屋后收惊阿婆家的木瓜树长到我家二楼的窗前不远，有次我发现里面有只松鼠把木瓜咬空了，好几天它都在那儿啃着那颗木瓜，之后木瓜掉下来了，只剩下个空壳，里面的果肉吃得一干二净，不知道你的松鼠有没有这种本事。

你把衣服毛巾都晾好，拉长水管开水龙头帮花草树木浇水，早上九点钟，以前这时间我还在床上睡着，好奇怪此时我精神真好，之前严重的时差睡饱这两天就好了。

”这里好安静。

”我说。

”弄台电脑就适合让你写作。

清爽、安静、独立，没有人会来打扰你。

”你说，走到我身旁坐下，揽着我的肩膀。

我就靠着你，懒洋洋地说话，难得温暖的早晨，更难得是我还精神饱满，靠着你，心情整个松弛。

”我快瞌睡了，你说故事给我听。

<<桥上的孩子>>

“我说，鼻子在你的手臂上蹭，好舒服。

“你知道我最不会讲话。

“你爽朗地笑了。

你不知道，在前几天那个派对上认识你，就是你爽朗的笑声吸引了我，你还笑，真想把你推到地板上，把你剥光，吃了。

“为什么你这么会做菜？

“我问，问答题总会吧！

其实不应该说话，但这时的气氛，我们也太过亲密了，这样的距离我怕自己会沉醉。

要你说点什么来分散我的注意力，否则我就会爱上你了。

……

## <<桥上的孩子>>

### 媒体关注与评论

陈雪的小说一向被人读作某种自传，那是陈雪式的诱惑。

《桥上的孩子》亦然；只不过这却不是一般意义下的自传小说，而是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个小说家的剖析。

更准确地说，在细密展现了生命的种种不测、沉重、残酷与难解之后，它其实是要质问一个人怎可能不是一个小说家，又为什么还能写得下去。

——梁文道 如果孩子站在桥上，在桥下仰项往上看的，又是谁？

是今天的陈雪看昨天的陈雪？

抑或，桥上的孩子才是今天的陈雪，那另一位被遗弃于桥下的无人理睬的孩子，其实是昨天的她？

这是陈雪的自传体小说。

这是陈雪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

了解陈雪，了解这位台湾小说家，这是最好的入口。

我爱陈雪，在读完了它以后。

——马家辉 这是一次无论对她个人，对我这样一个读者或同辈同业来说，皆十分珍贵的书写实践。

——骆以军

<<桥上的孩子>>

编辑推荐

《中国时报》2004开卷十大好书奖！  
《开卷八分钟》特别推荐！  
侯孝贤、朱天文、梁文道、止庵、马家辉、骆以军 一致推荐。

<<桥上的孩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